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武林俏顽童

上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臺灣・歐陽劍

武林俏頑童

上冊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) 新登字182号

责任编辑 李益群

封面设计 吴明

武林俏顽童

台湾·欧阳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 字数: 483千字

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

ISBN 7-204-04318-9/I. 938

(全三册) 定价: 45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太平堂”堂主凌嘯在一次与弟子练武遭受一怪物所杀，可凌夫人误认是弟子君帆君芸所为，逼使姐弟不得不离开太平堂……”

二十年后，凌家后代为了报父仇与君家姐弟展开了生死搏斗，惊动了武林人士，为了洗清君家的罪名，在普陀山举行武林大会，使凌家冤仇大白。

历经这一场报父仇的风波，总算结束了，只见露天的喜酒，席开百桌，热闹滚滚，可说是近年来，武林中最热闹的场面哪！

第一章

黄山。

秦称黟山，唐天宝六年改名黄山，因传说黄帝在此修身炼丹，故名。

其山势连绵不绝，高耸入云；青松苍郁枝虬，刚毅挺拔，各具特色。

烟云翻飞缥缈，波澜起伏，浩瀚似海，千姿万态；巧石星罗棋布。唯妙唯肖；温泉终年喷涌，可饮可浴。

奇松、云海、怪石、温泉，堪称“四绝”！

湖、瀑、溪、潭，更是争奇斗艳，令人为之倾倒。

著名胜景有二湖、三瀑、二十四溪、七十二峰。

泰岱之雄伟。华山之峻峭。衡岳之烟云，匡庐之飞瀑，雁荡之巧石，峨嵋之清凉，黄山莫不兼而有之。

明地理学家徐霞客赞称：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即是这个道理。

黄山脚下，亦有胜景妖人，名曰：太平湖。

太平湖，湖水澄澈如镜，水光接天，湖中有十多个高矮不等的小岛，被水相隔，似断似续。烟水迷漫，错落有致。

四周青山嶙峋，翠竹、苍松、林海郁郁葱葱。

春夏湖边稻花飘香，芬芸四溢，秋冬湖滨枫红松秀，茶绿杉挺。一年四季，风光旖旎，其景色之秀丽，比之太湖毫不逊

色。



就在太平湖畔，建筑着十几间砖造房屋，当中一间屋顶高突于其他间，门楣上悬着一方横匾，黑底金字，很有气派的写着三个大字：太平间……不！是太平堂！

太平堂乃中原数一数二的——小帮派，上至堂主，下至门下弟子、打杂的，数来数去，还不到十个，实杏不是普通的小。

堂主凌啸，人称“一刀断魂”，只要一刀在手，准叫敌人吓得哭爸哭母，胆丧、魂断，武功之高没话讲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高手。

不但长得相貌堂堂，身高六尺四，而且个性更是爽朗豪迈，兄友弟恭，堪称武林人物楷模。

只有一个小缺点，不仅是难一的短处，亦是致命伤——脾气过于暴躁！

听说他平常都是笑笑的，看起来很好相处，其实也的确很好相处，但只要听到一句逆耳的话，立刻就大喊大叫，翻桌子、摔椅子，扳刀要找人拚命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
翻脸的对象不拘，就算是天王老子让他不爽，他亦是照翻不误。

据说因为这个原因，门下弟子就被他砍死数百个……喂，太夸张了，砍伤十来个倒是不假。所以，为了身家性命、安全理由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门下弟子包袱收拾好，不约而同的逃命去了。

只剩下一些不怕死的，还留下来。

凌啸也不在乎，人活着爽就好，管他门下弟子还剩小猫几只，他照样做他的堂主老大。



这天——凌啸照例在练武场上，指导弟子武功。

“喂，尹帆，你真的很烦呢！为师这招教了你至少一百万次了，还学不会，你是猪八戒转世的吗？”

尹帆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长得有点呆样，但勉强可算是帅哥一个，并不太笨，只是反应有点迟钝。

对于师父凌啸的责骂，只能无言的接受，他可不想因为顶嘴而被师父追杀。

他就曾经见过几次这种血淋淋的例子，要不是师母及时出现，那些师兄弟不死也得重伤。

凌啸一向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的亲亲小老婆，在江湖上也是名声透四海的“无双玉女”秋雨。

秋雨是有名的武林第一美女，竟然一见到凌啸就爱上他，而且还“心动不如马上行动”的主动投入凌啸怀中，甘愿做小妾。

凌啸当然不愿辜负秋雨的“慧眼识英雄”，一点也不马虎，将所有的迎娶步骤完全照做，不论是下聘、迎亲，做的只有比娶大的好，没有比较差。

娶回家那天，大老婆怀着怒气来看这个号称武林第一美女的“无双玉女”，一看之下，不知是自惭形秽还是去“冲煞”

到。

回去就病倒了，挨了三个月就断气啦！

秋雨理所当然的扶正，她比原先的大老婆厉害多了，把凌啸管得死死的，根本就没机会到外边去打野食，当然就更甭想再娶什么小妾。

大老婆没给凌啸生个一儿半女，如今秋雨却大腹便便，身怀六甲，凌啸已近中年，眼看凌家后代即将由秋雨生下，对她自然孝顺，脾气也收敛了不少。

就在凌啸骂尹帆时，秋雨已走了过来。

“老公，你怎么可以骂小帆笨得像猪呢？真是太没有做师父的风度了。”

凌啸听到老婆的话，不敢反驳，唯唯诺诺的称是。

秋雨因与凌啸的年纪差了近二十岁，与徒弟们年岁相近，所以和徒弟们皆相处得很好，非常爱护他们。

秋雨和在场的几个弟子（也是剩下的）打了声招呼，便又散步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——孕妇要多运动，才能自然生产。

她一走，凌啸又开始骂徒弟了（说他是教，其实骂的时候居多）。

“尹芸，猪八戒的姐姐是怎么死的，你要学她吗？”

尹芸是尹帆的姐姐，大尹帆三岁。姐弟俩无父无母，相依为命，因为没地方可去，所以才一直赖在太平堂中。

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时刻，又是另一番气象。

“来来来，今天我煮了补中益气鸡汤，你们自己拿碗盛，趁热吃吧！”

秋雨的贴身丫环翠翠，捧着一锅鸡汤，放到练武场旁的凉亭石桌上，秋雨带了六副碗筷而来。

石桌挺大的，足可坐上十来人，六个人坐还嫌松。

尹芸乖巧的先帮师父盛，再帮师兄黄一飞、弟弟尹帆各盛一碗。

等她忙完，翠翠又端了个人碗公出来。

秋雨笑道：“小芸、翠翠，他们男人吃补中益气汤，咱们女孩子就吃四神汤补一补好了。”

六个人围着桌子，吃得正开心，凌啸忍不住又“骂”了起来。

“一飞，鸡肉你怎么可以没咬三十下就吞了？这会消化不良的。”

又转头对尹帆斥道：“尹帆，你已经嚼三十四下了，还不快吞，太烂了对胃也不好！”

天啊！他有四只眼睛吗？数得这么清楚！

这一顿吃下来，恐怕比练功夫还累。

秋雨斜眼瞪去：“老公，你只会管徒弟们，你自己呢？上一口才嚼二十八下，这一口已经嚼了三十一下啦！”

凌啸闻言，忙正襟危坐，专心的数着自己嚼了几下，不敢再管别人了。

这就是秋雨对待凌啸的方法——以管制管。

点心时间过后，又是练武时刻，得练到太阳下山才能够休息。

原本，太平堂是没有点心时间的，能吃得饱就很偷笑了。

全堂的支出，都靠凌啸祖传一块田地出租来维持。

但如今，由于总人口只剩下六人，经济整个阔绰起来。
阔一点也无妨。



晚饭时刻，六人齐聚饭厅，享受一顿佳肴后，便撤席换菜，
听凌啸讲古……不，是聆听凌啸教诲。

凌啸清了清喉咙，要开讲了。

“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，首先要感谢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上；接下来，要感谢巷口那个卖槟榔的阿秋，要不是她的热烈支持……”

“老公，你是不是该吃药了！”秋雨瞪大美目。

凌啸笑的弄瘪：“老婆，别那么紧张，轻松一下嘛！好吧，言归正传。我们‘太平堂’的弟子，从数百人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“感应”到秋雨传来的讪嘲眼光，只好漏气改口。

“……嗯。从数十个到现在的六人，虽然人数骤减，但我相信留下来的，一定是最优秀的佼佼者！”

如此言词，当然立刻获得如雷的掌声。

“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捧场，如今既然人少很多，房子空了不少，等于是形成资源浪费。”

秋雨瞄眼询问：“老公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凌啸猛点头：“我有个计划，但需要各位的赞成和参与。”

大弟子黄一飞忙道：“师父有事，弟子理应服其劳，愿闻其详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

凌啸很开心的看着他的大徒弟，直夸他懂事。



黄一飞别的本事没有，拍他师父的马屁是一流的，要不然，以他进门最早，又待得最久，是混假的吗？

他比尹芸大二岁，已二十五了，却胸无大志，只想跟着凌啸一帮子，有得吃，饿不死就好了。

凌啸含笑道：“太平湖是旅游胜地，来这里赏玩的游客很多，常常会搞不清楚状况，以为我们‘太平堂’和中部‘太阳堂’一样，是专卖土产的。这给我一个灵感……”

秋雨截口白眼：“老公，你该不会是要我这白晰晰、柔细细的玉手，去侍候客人，卖什么土产吧！”

看到秋雨一副快杀人的凶样，凌啸哪敢说对，忙道：“我怎么敢呢，好歹你也是堂堂‘太平堂’的堂主夫人，这种事，自然有徒弟们做。”

秋雨冷哼一声，没再讲话。

凌啸这才又道：“我是觉得，咱们空下的房子，足有十来间，怪可惜的，可以充当客栈，让一些流连忘返的旅客住下，供应一些简单饮食。

这样，不但物尽其用，而且还有赚头哩！”

他这边说的兴高采烈，底下可有人不高兴了。

秋雨可不愿意家里多些杂七杂八的阿猫阿狗，她又长得如此貌美，万一惹来祸端，岂不是“引狼入室”？

当凌啸询问众人意见时，她第一个表示不赞成。

“太平堂”是很民主的，立刻采取投票方式表决，结果五五平，三男赞同，三女反对。

黄一飞和尹帆当然站在凌啸这边，一切以师父马首是瞻。

翠翠反对的理由，是不想侍候更多人；尹芸则是在秋雨的暗示下，投下反对票。

既然僵持不下，此提案只好搁置。

凌啸叹声道：“真可惜，连客栈名称我都已经想好了。”

黄一飞笑问：“不知师父想取做什么名称？”

“太平间！”

乍听之下，众人都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却说不出怪在哪里。

秋雨斜瞄着眼：“老公，为何取这个名字？”

“因为既通俗又好记啊！”凌啸得意非凡：“除了可突出我‘太平’二字，而且更有事事顺利、天下太平之意。”

秋雨又问：“为何以间为名？干嘛不用楼啊、客栈什么的，跟大家一样。”

“就是想要与众不同，别树一帜！”

对凌啸的回答，众人虽不满意，但可以接受，且因秋雨的反对，客栈反正办不成，也就不必特别研究了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秋雨已届临盆，全“太平堂”上下，皆洋溢着喜气，等待着婴儿的来临。

□

□

□

午后，却不见太阳，天色阴霾带着诡异的气氛。

凌啸还是在练武场上，教着徒儿们武艺。

现在，正轮到他亲自示范。

但见凌啸微一提气，身子腾空跃起，接连三个跟斗，每翻一个跟斗便抖手射出一支飞刀，刀身头重尾轻，呈螺旋状往目标飞去，刀尾并无定向穗，若能打中目标，更见功力！

原来——

凌啸这“一刀断魂”，不仅是说大刀一出，声势惊人，而且还包括他的飞刀绝技。

飞刀乍现，更是所向披靡，往往不用三两下，就把敌人宰得落花流水。

连续三个跟斗下来，三支飞刀出手，支支命中目标，显见凌啸的确不是盖的。

黄一飞惊叹连连：“师父真是名不虚传，功力惊人，令人叹为观止，普天之下能胜过师父的，应是少之又少。不，根本就找不出一人！”

马屁简直放不停，轰得凌啸陶醉不已。

尹帆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对师父有着敬畏之心，是以在凌啸面前总显得笨手笨脚的，施展不开。

他的飞刀，已尽得凌啸真传，刀出从不失手，差不多可以出师了。

凌啸瞄向他，总觉得这个徒弟很笨，须要多加磨练。

“尹帆，你照为师刚才所示范的练一次。”

尹帆恭应一声：“是。”

立刻摆出架势，吐气开声，提起真气，便腾空跃起，猛翻两个跟斗，飞刀连续射出两支，皆正中目标。

方要翻第三个跟斗，眼角余光瞄见凌啸目露赞赏之色，心里不由一阵得意，大意失荆州，跟斗只翻了半个，便往地下摔去。

幸好他反应灵敏，左脚尖向有脚点去，借着这些微之力，又往上窜升三尺，勉强又翻一个跟斗，但已经失了准头，第三支飞刀胡乱出手，差点就射到凌啸。

凌啸猛摇头，冷斥：“才刚想夸你，你就搞出这种飞机，实在没有用。尹芸，换你来。”

尹帆瘪困着脸退下，一脸苦样。

尹芸无奈的看了弟弟一眼，也提气翻跟斗，倒是没有差错，耍得可圈可点。

凌啸称赞她几句，便要黄一飞也要耍看。

黄一飞功力也自不弱，耍得甚是漂亮，更是得到凌啸的嘉奖。

尹帆退到一边，自怨自艾起来。

凌啸瞄眼看去：“怎么，嘴巴念个不停，是不是在骂师父？”

尹帆忙道：“徒儿不敢，徒儿只是……”

凌啸暴跳喝斥：“只是不爽是不是？”

尹帆没料到这样也有事，凌啸竟然会翻脸了，愣愣呆眼。

凌啸还斥骂不已：“教你这样一个笨徒弟我已经够衰，够没面子了，你竟然还敢顶嘴，看我怎么修理你。”

说着，他立刻拔出刀来，就往尹帆杀去。

尹芸眼见情况危急，忙一拉尹帆，闪向一旁。

凌啸更是气得跳脚：“尹芸，连你也来件逆我，今天你们就给我死在这里！”

舞着利刃杀得尹氏姐弟没命乱逃，眼看就要见血了。

黄一飞在旁急得团团转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若开口，恐怕三个人就要死一对半了。

他虽然是个马屁精，但是也挺照顾师弟妹的。

突见他一拍额头，暗骂自己有够蠢，竟忘了师娘这个救星，忙向屋内跑去。

随着秋雨的肚子愈来愈大，凌啸对这个小老婆更是殷勤体贴，只要她一出现，马上就停下手边工作？忙跑过去请安问好。

只要秋雨一出现，凌啸一定会忘了追杀尹氏姐弟这件事，而去照顾老婆。

黄一飞边跑边叫：“师娘、师娘，不好啦！师父想杀二师妹和三师弟！”

秋雨正和翠翠在缝制着小人儿衣裳，闻言立刻放下针线，叹笑：

“这个老糊涂想当一人堂主吗？徒弟只剩下三人，他还要赶尽杀绝！”

要翠翠扶着她出房门，对瘪苦着脸，站在门外的黄一飞道：

“别急，有我在就没事，你先出去拦你师父一下，师娘立刻就来。”

黄一飞知道师娘大腹便便走不快，也不能走快，只好自己先去挡一下了。

当下，立刻飞跑而出。

凭良心说，黄一飞平常对尹芸和尹帆也挺照顾的，原因有两点。第一是师弟妹终究小一级，偶而还可以作威作福耍一下大师兄派头，当然没事得多关爱些。

第二是他对尹芸颇为来电，希望有结成连理的一天，也就对两人不会太苛了。

黄一飞跑回练武场，发现尹芸和尹帆还在跑给凌啸追，但尹帆已经挂彩。

尹帆左臂上有一道长达五寸，几可见骨的刀伤，正流血不停，若再继续奔跑，不歇息包扎伤口，恐怕就会因失血过多而亡。

黄一飞见状，只好大叫一声：“师父、师父、停手哇！师娘就要来了。”

凌啸对师娘二字甚是敏感，立刻停身询问。

“你师娘要来练武场？”

黄一飞没命点头：“是，师娘说她要来看看师父教徒儿们练武的情形。”

“来干嘛呢，真是的，外面风大，她应该待在房里才是，我去跟她讲，要她不要出来了。”

凌啸因是中年得子，心情自是兴奋异常，什么事情都忘了，抛下尹氏姐弟，就要往屋内行去。

尹芸趁这空档，已经帮尹帆的伤口上药包扎妥当，她感激的向黄一飞点头称谢。

黄一飞露出一个不必言谢，却又得意非凡的神情。

就在凌啸已转身向屋内行去之时，黄一飞突见远方天际竟黑了一片，就像是有人拿了黑布将天空盖住似的。

他不由轻喷出声：“师父，您看那是什么？”

凌啸回身向着黄一飞所指的方向看，果然景象奇特，而且那块黑布像是会飞，移动迅速的向他们的方向而来。

不过一眨眼功夫，已到了他们头顶上方。

凌啸脸色大变：“会是蝗虫？”

还来不及有别的想法，突然天色一暗，竟是昏天暗地，原本阴霾的天空全黑了！

冷风呼啸，仿佛置身于阴暗的地窖中。

抬头竟看不到日月星辰，天地已失色。

在这诡异的氛围中，万籁俱寂，所有虫鸣蛙叫突然消失，皆噤若寒蝉。

“太平堂”似乎已被一片黑云浓雾给笼罩住，凌啸四人只觉得寒意侵身，宛若严冬骤至，令人抖颤。

低气压的来临，一瞬间改变气温和光线。



就在这时，出现了一只怪物！

就这样凭空幻出，一点奔跑的迹象皆无，让在场四人看呆了眼。

那怪物远远看起来像人，却“毛手毛脚”（在手臂和腿处，长着稀疏黑毛。）且健壮魁梧异于常人。

最可怖的是，它居然长有两个脑袋！

就见它一个头与常人相同；另一个头的五官亦同，但双眼开阔之间，闪烁着亮白强光，如果目光与之相遇，恐怕会有好一阵子无法视物，若是过久，便有失明之虞。

凌啸似乎被它吓到，或是一照面便让它的目光“慑”中，竟是无法动弹！